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周向荣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71,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60 定价: 0.25元

目 录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1
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问题·····	12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28
关于商品制度问题·····	41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	52
关于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	73
关于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中产生新 资产阶级分子问题·····	92
关于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问题·····	107
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	121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周向荣给吴泉敏的信

泉敏：

清明一过，这里的各种农活都已经上手了。我从政治经济学短训班学习回来，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农忙劳动。但是，尽管生产很忙，一到晚上，政治夜校里还是灯火通明，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昨天，我们学习张春桥同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争论得很热烈。这个问题是一个社员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经过学习，有了理解。至于所有制方面，现在农村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一大二公，怎么还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呢？”

你知道，贫下中农讨论问题总是从现实问题入手的。这次也是这样。在讨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大家弄清楚“权

利”总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意思以后,就从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深入下去了。第一个发言的是生产队科学实验小组组长阿勇嫂。她原来是滨海七队社员,五年前才嫁到我们队里来的。她把我们队同她娘家的生产队作了对比:两个队土地面积和劳动力都差不多。但滨海七队靠近海塘,盐碱重,土质差。人民公社化以来,他们大干苦干,治水改土,经常到几十里路外去鬲河泥,捞水草,堆积有机肥。几年来,在一百多亩盐碱地上足足盖上了半尺多厚的有机肥,土质有了很大提高,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六百斤。这个成绩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再看看我们生产队,靠近市区,没有盐碱,而且肥源广,这几年经过广大社员艰苦奋斗,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六十多斤。另外,滨海七队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粮棉夹种,以粮食亩产一千六百斤计算,每亩产值也不过二百元;而我们除了粮食以外,还种蔬菜。菜田每亩产值一般要达到四百多元。这一差别反映到社员的分配收入上:滨海七队去年每人平均分配一百三十元,我们队是一百八十二元。阿勇嫂摆出了这些差别,继续说:“两个生产队我都劳动过,照我看,两个队的社员干劲都很足,队长也基本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因为自然条件有差别,队里的收入、社员的收入也就有差别。这些差别

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时，生产队长永耕接过她的话说开了。他说，去年公社曾经组织我们到滨海七队去学习，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多养猪、多积肥的情景，那种千方百计挖掘潜力的冲天干劲，实在感人。想想我们这里，平时就可以上市区菜场拉菜皮，去工厂食堂倒泔脚，条件比他们好多了。他明确地说：“我的看法，这种差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泉敏，我们在短训班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大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级差地租”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吗？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三卷）听了贫下中农的这一场讨论，我更加坚定了我们在短训班上的看法：既然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末，各个生产队之间投在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劳动，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反映在收入上的差别，也就是一种“级差土地收入”。这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级差地租”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在政治夜校里，我也就着阿勇嫂的话题，发表了这个意见。队长和一些社员表

示同意，他们说：“对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占有生产资料多少不同而造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正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没有完全取消的表现。”

对于所有制方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怎么办？广大贫下中农认为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的话，穷队就会越来越穷，富队就会越来越富，形成两极分化。那末，怎样限制呢？是不是穷富一律拉平，刮一下“共产”风呢？贫下中农说，这是刘少奇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搞的阴谋，同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我们队的老贫农硬骨头大伯说的一番话对我教育很深。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穷队和富队的差距，我们一定要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大寨大队原来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地力够差了，条件够困难了，但他们年年坚持改土造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肥力，现在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多斤，除了集体积累不断增加外，一九七四年社员的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一百七十六元。大寨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不管穷队富队，只要大干苦干，一定能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限制。

硬骨头大伯说到这里，贫农社员阿全叔就起来补充。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生产队要牢固地树立国家计划第一的全局观念，决不能只顾了一个小集体的利益，不顾大集体、不顾国家的利益。只顾小集体的利益，也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个表现。接着，他就劈里啪啦地批评起生产队长永耕来，说他平常口口声声“为集体着想”，“对社员负责”，只想到小集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不少哩！永耕接受了他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讨论会本来还要开下去，因为时间已经太晚，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大家同意下次再讨论。

今天一大早，永耕就来喊醒我，要我同他一起到公社去参加学习理论的经验交流会。在去公社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我说：“社员们对昨天晚上的学习反映很好，特别对你联系思想的发言很满意，都说队长的思想搞正确了，我们的集体经济就会办得更好。”永耕也很有体会地说：“以前，我总认为队长队长，一队之长，当了队长，就要多为队里着想。蔬菜收入高，我就尽量多划蔬菜地面积，把平整出来的边边角角都用来种菜。另外，还有一个‘法宝’叫做‘三看价’，就是看价种菜，看价管理，看价上市。番茄、花菜产值高，收入多，我的精力也花得多，施肥也多。有时有些蔬菜品种市场上明明很需要，我也要压上几天，等价格调高了再上市，

让集体多赚进一些钱。过去我总认为‘赚钱为集体，大家都有利’，现在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就看出问题来了。”这样，他一言，我一语，我们的共同认识是，由于生产队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安排和社员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如果路线偏了偏，“只想钱，不看线”，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际上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我觉得，永耕的这个认识十分重要。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我们不仅要求他不贪污、不腐化，而且还要求他真正能够代表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是太重要了。

随想随写，已经写了很多。很想听听你们工厂的学习体会，盼来信。此致
革命的敬礼！

向 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夜

吴泉敏给周向荣的信

向荣：

收到了你的来信，读了很受启发。目前我们也正在讨论为什么说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封信，就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吧。

过去，我总认为，要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仅仅是指集体所有制，因为它公有化的程度低，要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至于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已经到顶了，还有啥问题要解决？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了张春桥同志《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认识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肤浅的。看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巩固，不能只从国营工厂、国营商店这个名义上看，还要看一看这个工厂、企业是不是实际上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这个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就是领导权问题。你知道，我们翻砂厂，是专门为兄弟厂翻铸各种机械设备的部件、配件和零件的，什么机床底座，齿轮箱外壳，齿坯，扳手，样样都有，产品的规格有大有小，份量有重有轻。翻铸大规格的铸件，吨位重，产值高；翻铸小规格的铸件，吨位小，产值也

低，再加上生活难做。照理，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应当根据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进行生产，不应该去计较吨位大还是小，产值高还是低。可是，事情却并不这样简单。就说去年第四季度吧，我们厂有些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就曾经不顾兄弟厂生产上的迫切需要，把一些小规格、小吨位、低产值的铸件统统拉了下来，而要我们专门去翻那些生产上不急需的大吨位、高产值铸件。一九七四年产值计划里产值高的产品做完了，还把一九七五年的合同产品提前拉上来做。结果，从我们厂的生产统计报表来看，产值、吨位指标确实完成得不错，上级也很满意，还表扬了我们厂。但是，今年以来，我们厂组织了一个“三结合”用户访问组，到用户单位一了解，问题就暴露了：由于我们承担的协作任务不能按时交货，使一些兄弟厂承担的国家急需的重点产品不能安装配套；一些农业机械也不能及时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你看，一个厂片面追求产值的结果，对这厂似乎有利，但是，却拖了整个国家计划的后腿，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因此，一个全民所有制工厂，不按照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办事，领导权就不能说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手里。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去努力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吨位指标，利润大的就大干，利润小的就小干，无利的就不干，这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有个究竟是不是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问题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找过厂里负责生产计划的干部，要他找一找过去安排生产计划时片面追求产值的原因。开始他很不以为然，说：“产值、吨位也是国家需要的，厂里赚了钱又没有装到我个人的腰包里去。”有的同志听了以后，一下子倒楞住了。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论小组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来看。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除了要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以外，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也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我们的企业还要计算产值、利润，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为国家提供积累。但是，如果产值第一、利润挂帅，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让价值规律来调节我们的生产和交换了。这

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它是孳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和土壤。张晓宁同志曾经给我看桑梅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国营商店卖的帐篷针,投机倒把分子就利用边疆地区这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把价格抬高好几倍。你看,这些家伙牟取的暴利有多大!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吗?因此,从某个工厂来看问题,搞什么产值第一、利润挂帅,似乎赚到的钱没有落到这个工厂的某个个人腰包里,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问题,这个工厂干部的所作所为,不是在那里直接、间接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厂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好的,是能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也会出现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况。但我想,只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也是不难纠正的。我们厂里那位抓生产计划的同志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就有了提高。他说:“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真是要不得呀!过去没有很好学习,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后一定要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的体会是,即使是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个

工厂的领导权就很难说是已经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以上是我们在学习中的一点粗浅体会，如有错误，希望你提出批评。祝你进步！

泉 敏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问题

顾阿明给陆林根的信

林根同志：

高温季节又到了。一年已过去了一半，我们厂今年年产二万五千台电动机的生产任务也已胜利完成了一半。目前一个“战高温、夺高产”的新战役已开始打响。我厂广大工人决心在这一战役中继续打一场硬仗，以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回想去年今日，你和你们铸造厂的一个小分队来到我厂参战，同我们日夜战斗在一起，在我们人手少、任务急的紧张时刻帮助我们克服了困难。你们厂历来“龙江风格”高，不仅把我们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而且还把我们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需要。我厂所需要的电动机外壳，那怕难度再高、费时再多、产值再低、时间再紧，你们总是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你们还派出由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小组，到我们金工车间调查访问，征求对改进铸件质量的意见。

每当我们回想起你们的这种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时候，总感到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最近，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刚好学到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很自然地就联想起你们铸造厂同我们电机厂之间的这种一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革命同志关系。金工车间车床小组的王师傅，就是你去年来我厂参战所在的那个说话象洪钟的老王班长，他还对比了旧社会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他说，在旧社会，他打十五岁开始，就在一家资本家开设的小电机厂里做工。那时的电机厂只能修理，不能制造。有一次，有个小纱厂电动机出了故障，生产停顿下来，影响订货不能及时交出，要赔偿大量违约罚款，因此央求电机厂的老板给予提前修理。电机厂的老板趁机敲了一记竹杠，按当时市价提高两倍要价，纱厂老板只好答应下来。这只电动机除了电器方面的毛病以外，外壳也已损坏，需要重新翻铸。电机厂的老板又向铸造厂老板提出提前交货的要求，也被铸造厂老板敲了一记竹杠。在旧社会，资本家企业之间就是这样尔虞我诈，互敲竹杠的。大家对比了新旧社会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后，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

上面，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企业之间能够胸怀全局，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急兄弟单位所急，想兄弟单位所想的根本前提。而在旧社会，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被私有制分割的各个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必然是损人利己，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以邻为壑。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了，那末，又怎么理解在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呢？

财务组的小吴也讲起一件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事：外地有一个仪表厂，拿来一只特殊用途的小电动机要求我们协助修理。当时，我们的生产任务早已排得满满的，而且我们一般也不搞修理业务，特别是修理这只小电动机所需的漆包线比头发丝还要细，不仅原料我们没有，绕这种漆包线的绕线车也没有。要装一台这样的绕线车，需要抽出两个技术骨干忙上几天，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是工人群众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生产方向，困难再大也要上，担子再重也要挑，坚决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大家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改装了一台绕线车，从兄弟厂调来了原料，如期赶修好了这只小电动机，既满足了仪表厂的要求，也把我们自己脱下来的任